希望　(李陶　摄)

我忏悔但是我无罪

——读长篇小说《打破碗碗花》

□黄自华/文

历史的遗产,不仅仅全是先辈人给我们留下的丰盛筵席,也有一些让我们后人几乎难以咽下的苦果。发生在六十年前的那场战争,已经沉淀为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耀眼的文化符号。然而,当我们回头过去重新审视它的时候,就能清醒地看到,战争有输有赢,如果从人性、人道和民族利益的角度作出评判,其实没有哪一方是真正的胜利者。双方失去,比得到的更多,而战争的最大受伤者是民族,是最普通的百姓。历史往往是无声的,的确,历史不需要声音。我们品味历史,不应该是用眼睛去看,也不应该用耳朵去听,我们应该用心去感受。朝代可以起灭、家国可以兴亡,连城市都可以从地球上抹掉,不留一点痕迹。在战争演进的进程中,任何牺牲都好像是天经地义的,这就是战争伦理的制高点。一个家族,一个村庄,一个城市的兴亡在战争中变得无足轻重,何况普通百姓。然而,从某种意义上说,正是战争用它的血腥和残酷教导了我们,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才是真正值得珍重的价值;让我们知道了应该追求什么,应该放弃什么。自古以来,就有有识之士对于离乱难民的伤时忧难之思,而战后半个世纪以来,两岸不断融合的走向也告诉我们,战争的你死我活和恩恩怨怨,终久不能阻截血脉的连接。无论历史的大江如何水流湍急,无论历史的大海如何渊面幽深,历史的方向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改变。

有历史就有传奇,但《打破碗碗花》不是一本历史传奇,而是一部叙说人生际遇、生死劫难的现实小说。宏大的历史隐匿在叙事现场的背后。小说直接切割历史年轮中最敏感的剖面,似乎是随手抖落的卷宗残页,重如盘石。我们分明看到了那已经渐行渐远的历史,清晰而庞大的身躯。那些一九四九年被战争的大潮席卷到台湾的逃亡者,有许多都是别家弃小、颠沛流离的普通人。在漫长的岁月中,他们一直隐忍着被海峡切割的无言的伤痛。六十年前,所有的颠沛流离,最后都由大江走向大海;当年所有的生离死别,发生在某一个车站、码头。上了船,就成了他们与妻子儿女一生永别的伤痛。逃难不仅制造了无数的生离死别,而且制造了人口的变化、文化的变迁、社会的改观。人的命运被战争操控,被某种强大的力量吸取、旋转、抛掷,战争遗留下的碎片成为切割人性的利器。国家的分裂,民族的离难,所有这些,都不是个人的选择,也不是历史的选择,历史和个人都无法挣脱被裹挟的命运。如今,战争成为了历史,历史黑暗的一页被轻轻翻过,但是,对于那段历史的经历者来说,战争是他们一生的疼痛,是他们的命运。他们在战争中身经死亡,感受仇恨、友谊和爱情,并结下了影响平生的各种因缘——其中包括酷美而哀伤的爱情故事,其中就有《打破碗碗花》里,老祖母与她丈夫的故事。半个世纪之后,上一代人没有写完的,原本凄美哀伤的爱情故事,却被他们的子孙阴差阳错,演绎了无比惨烈的结局。

每个人都有自己讲述历史的独特方式,长篇小说《打破碗碗花》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那一段中国的历史。几十年的变迁,沧海桑田,物是人非。对于下一代,大陆是一群台湾生意人梦寐以求的地方。但更重要的是,这是他们的父辈,他们的祖辈生长生活的地方,他们的根就在这里。他们的家族在这片土地上生存了上千年。所以,到大陆来,他们仅仅是生意人吗?不是!尽管斯人、斯物已去,他们却始终不弃不离地苦苦寻找着自己的根。《打破碗碗花》就是从最小的叙事落笔去追寻那个宏大的历史。小说没有历史巨制般的波澜壮阔,却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宿命,品味到了另外一种人世的悲凉。《打破碗碗花》写的是在历史的变故中,台湾与大陆一家三代,离散聚合的机缘与变故。小说以追寻被海峡分割的爱情信物"仁麟玉佩"为主线,从祖父母生死离别的爱情传奇,到孙子孙女在完全不知双方血缘身份情景下的"乱伦"结合。政治伦理与爱情伦理紧密纠缠,最终以孙子在得知真相后,在自己谋划的车祸中饮恨自杀,从而完成了一部荒诞而又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人间悲剧。书中的很多地方、很多场景,让我们感动,也让我们叹息。感动并不完全是因为生离死别,因为在那个年代,生离死别太多太多,甚至人们已经麻木。叹息是因为这原本是一场不应该发生的悲剧,这原本也不应该是他们的命运!作者刘成见先生用他自己的方式,用他独特的角度,来讲述在这一段历史中的人。他成功的以几个人的小历史来解读民族的大历史。他没有直接写战争、写战难、写历史,他写的是人,是对人的尊重!穿越历史和文化的语言,他为的是与不堪回首的历史做一个沉重的告别。

可以说,是人类炽烈的情欲和成熟的理性成全了这部小说。人类政治文明在曲折行进的过程中,一路甩下愚昧,却甩不下知命的渴望。这种渴望不属于文明,也不属于愚昧。为了满足自己,人类知命的渴望可能会借助和助长愚昧,也可能会推动和影响文明的进程。《打破碗碗花》是一个亵渎人性的乱伦故事,但它首先是一个政治伦理失衡的轶事。故事中,男女主角的心灵被强大的罪恶感撕噬得鲜血淋漓,但他们是无罪的。生命的这种没有方向、没有道理的选择不期而至,爱情的甜蜜和生命的结束同时向他们逼近。聚散无常,生死有命,人的生与死往往只在瞬间,在命中注定,却又突如其来的悲剧面前,人们只能哀叹命运不济,诅咒命运的狰狞。《打破碗碗花》的情节并不复杂,作者的叙事风格平和、语言平静,没有苦难的渲染和情绪的渲泄。小说中祖孙三代的几个人物,相互发生关联之后,逐渐呈现出一个紧密的人性关系网。世俗生命的欲望好像是挡不住的,悲剧性的困惑从一开始就注定在主人公身上发生,两个年青人的爱情缓慢走近,作者让他笔下的人物不停地深入、追寻,也许是对"仁麟玉佩"完美壁合梦想的一种不安期待,从揪心的爱情故事开始,然后男女之间的问题和动荡成了小说的线索和人物生活的终极行为。"仁麟玉佩"的完美壁合让隐隐潜行的爱情,在人性的煎熬中瞬间焚灭、嘎然而止。我们的男主人公在灵与肉的冲突的艰苦历程中,最终实现了自我人格的完美与超越。悲剧的意义是将那些最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。不管这阴差阳错的偶然是不是爱情对于历史的嘲弄,我们却终究是从毁灭的爱情废墟上,彻悟出了许多命运与时事的深奥道理;悟到人始终是漂浮在无涯大海之上的一叶浮萍。人生有诸多偶然的东西,命运全系某种神秘、异己的外在力量。在这种神秘的力量面前,个人的作用显得是那样的微乎其微、苍白无力。不过,生命的过程中仍然有一种难得的惊喜,一种生命与生命的相遇和相知的时刻,一种"缘分"赋予我们的超越和克服我们在趋赴死亡的行程中的平淡,赋予了我们的生命以不平凡的意义和价值,让我们获得了超越的激情和灵感,也让我们获得了一种在必死的宿命中,猥琐的灵魂得到升华的可能性。这就是人类仍然对未来心存希望的理由,希望只要没有像麦粒一样被碾碎,前面就有未来,就有摸着石头过河的惶然和无奈,就有知命的渴望。

爱情的毁灭,生命的自我了断,是小说《打破碗碗花》一种具有忏悔象征意义的、惨烈而庄严的结局。在小说的悲剧结局中,作品中并没有愤怒、控诉、复仇心理的任何暗示,作者冷静地审视了历史与现实,在自尊和尊重他人的基础上,诚实地表达了男主人公来自心灵深处的某种羞愧和忏悔意识。"忏悔"是人类灵魂的根本自我拯救之道。"忏悔"源自宗教,主要生成于基督教文化中的原罪意识。"十字架"是西方人的宿命,他们的所有努力和使命,就是通过灵魂的忏悔,以求得救赎。通过忏悔,洗刷自己的道德污点,从而达到净化灵魂、提升道德境界的目的。而中国民众在历史上一直缺少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信仰,在我们的文化土壤中缺少这一生命"基因"。中国人特别善于控诉,每当社会灾难过后,我们的民族中就会涌现出无数的控诉者,向世界倾诉自己的委屈和哀怨。控诉意识发达而忏悔意识近乎于无是中国人的集体特征。中国文化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部控诉史,在屈原的诗、《窦娥冤》之类的戏曲、伤痕文学中,我们都可以感受到强烈的控诉意识。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:像《俄狄浦斯王》、《忏悔录》、《存在与虚无》这种要求人为自己、历史、无限负责的作品在中国主流文化史中几乎没有。控诉意识的最大特点是它忽略了控诉者自身的罪责问题,仿佛自己总是置身于局外。但是在小说《打破碗碗花》中我们除了看到了灾难,看到了苦难之外,并没有看到控诉的场面,听到控诉的嘶喊。在小说作者平静的叙事中,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弥漫于书页中潜在的、真诚的、主动的"忏悔意识"。书中的男主人公在他的全部爱情历程中,其实什么坏事也没有做,并没有道德上的主观罪错。即使是他与自己亲妹妹的"乱伦",我们也没有理由站在道德的审判庭上认定他的主观恶意。但是,当他得知自己真诚的爱情是一种违背天理人伦的"乱伦"行为时,他立即知道自己铸成大错,知道自己罪孽深重,知道自己下一步应该怎样做。他无法宽容自己,最后选择了以死谢罪。公正的说,他也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。就像《雷雨》中的四凤一样,真正的罪责不在他们。无论是四凤的跳井自殁,还是男主人公在自己设计的车祸中自裁。从罪与罚的报应角度来看,死,对他们都是不公平的。作为忏悔主体的罪感和耻感,四凤是在替自己的亲身父亲担当一份责任。而我们的主人公,则是在为历史承担本不应该由他个人承担的责任。所以我认为,如果说担当,"我忏悔,但是我无罪!"这才可能是小说主人公最公正的担当!

(原载《文学自由谈》2010年第2期)

链接

《打破碗碗花》作者刘成见简介:40年代出生于四川达州市。当过兵,做过机关干事、企业营销经理,后在经济大潮中下海闯荡。现任东莞市天源纺织品有限公司总经理。

站在峨城山写诗的九妹

——读陈自川诗集《凭栏望北》

□胡有琪/文

一

九妹是谁?众人皆笑,谁不知是一首歌里一位漂亮的妹妹。

然而,此九妹非彼九妹耶。

此九妹,乃魁伟男儿,实为一诗人,陈自川是也。

陈自川是一个真正的诗人,而不是冒牌的假诗人。因为痴迷爱诗,倾情于诗,血液中浸泡的还是诗,所以,取笔名九妹。所以诗集取名《凭栏望北》。

因为他是峨城山的儿子,所以,他的思绪、他的诗意、他的梦幻总是爱站在峨城山眺望,让白云漂白他的诗行,让彩霞染红他的诗句。

如今,他和诗神共同孕育的女儿,诗集《凭栏望北》,终于呱呱落地。我为他欣慰,我为他高兴,我为他拍手叫好。

二

"突然从书页中翻出你的笑颜,写一个字/来与去不是一念之间的动作/一个姿势一个回眸,已然当初/当咬文嚼字的疼痛变成一种畅快/不现追忆这里与那里的距离,只是静静地享受"(切文之刀)。当我看到此诗,顿觉一阵震憾,九妹成熟了,他已真正的明白了为文之道,他已于不经意之间脱胎换骨,破蛹化蝶。这就如一个修炼之人,多年的苦炼却在一个早晨被一缕晨光开悟,成了觉者。他终于上了台阶,登上了诗歌的殿堂。他已不再是为诗而诗,而是随诗而舞,自由的放歌。

人生快乐,快乐人生。诗,亦当如此。

他的诗,现在值得期待。

三

是的,九妹的诗常常令人如痴如醉:"雪,北方的雪,更北的雪/从冬季温暖三春的思念,只是想看到你……"(火之一);一读,心随诗飞,浮想翩翩。

有时,又令你血为之涌:"把手臂做成一座大山,任随恣意地狂想……"(火之二)。作为旁观者,我们却变成了参与者,随他而狂,随他而击拍。

他已自自然然,却又神笔点睛。让诗,悄悄悄悄地醉在你的怀里。

无疑,他已在大巴山作家群中,在开江作家群中,成了一个写诗的高手,一个九段高手!

他的诗,已从泪珠变成了露珠。

四

其实,在《凭栏望北》里,当我们融入诗人九妹的内心世界,共同去体验他人生的万花筒,就会发现:他的最爱,还是那块故土。他为我们导游的桃源,还是我们共同拥有的山水——开江。是故乡的山水孕育了他精彩的诗,反过来,他的诗又为故乡的山水增添了神韵,看山,山更气势;临水,水更婀娜。《明月泛舟》览《金山秋色》,《宝石流光》照《峨城静夜》,没有逝去的是,马嘚故道的马蹄声声;它带我们去看《牛山寺春光》,唤起《温泉记忆》,写一路诗情故乡。

至此,我们才深刻地明白:越是民族的东西,越是世界的东西;越是民族的文化,越是全人类的文化。

故乡的山,真的是一座神山。越登攀,越是心胸开阔;越生长,越是铁骨铮铮。

一个真正的诗人,故乡的山,永远是他心中的神山;故乡的水,永远是他无穷的神水。

九妹为故乡讴歌,为故乡流泪,为故乡献血,他的诗路无疑是走对了。作为诗友,我理当为他鼓掌,为他喝彩。

在故乡的封页上,九妹的微笑,点燃一山枫叶。

五

"千年前的渔翁/你的钓钩穿越时空/俘获温柔凝脂/用不成诗行的诗句/遥指山水绿意/视线之内正在收笔/那渔翁已转世成我"(相逐的云)。是的,九妹的钓钩不仅俘获红粉知已,更是俘获了一颗颗喜爱诗的人心。

我们有理由相信,遥指山水绿意的九妹,"让风衣和头发一起飘扬"的九妹,不会再"虚无",更不会再"虚幻",他已"走过三月",他已走出三月。前面,就是夏天!

站在峨城山写诗的九妹,你理应飞翔,鹰击长空。

李白斗酒诗百篇。九妹啊,今日敬你一杯酒,明日咱们一块凭栏望北,醉眼看诗更风流。

全全的婚姻

□李佳君(达州市)

全全的婚姻是个谜。

多年前,全全和我们一块进厂当工人。那时我们都是毛头小子,住单身楼,几人一间屋,下班后,三句话不离女人。我们没事逛街,眼睛常被女人牵着走,却听全全骂某些女人的穿着不得体,像怪物。我们都用奇怪的眼光看他。

企业的单身楼像汉奸头,过道在中间,房间二边分,对得整整齐齐。那天我们站楼下喊全全吃饭,他在窗口伸着脖子答应马上下来。我们在下面久等却不见人,上去,发现全全和一女人站过道里争吵,吵得面红耳赤,一些洞开的房门里伸出头,眼巴巴望着。原来,全全匆忙,踢翻了对方摆在过道门口地上的电炒锅,把菜全部踢翻在地。

被踢翻菜的女子我们认识,小名叫七妹,参工不久,也是单身。

我们连忙上前解围,把全全和七妹请到楼下食堂。饭桌上,我们把不打不相识这些话抬出来,让全全给七妹道歉。我们笑,七妹也笑。当时我们一心想撮合全全和七妹,这其中闹得最凶的是国子。全全却黑了脸,依然咬住他那句话:过道是拿来走路,又不是拿来做饭。

谁都知道单身楼的过道里做饭处处皆是,全全一口咬定那句话,搞得我们十分尴尬。

那次踢锅事件的最后结果是,没撮合上全全和七妹,国子却和七妹恋爱上了。

全全为这事看不起国子,他和国子断了来往。据说,有一次国子去看他,他正练毛笔字,桌上平放着几张报纸,一本字帖,像小学生学写字,写得十分认真,根本不拿眼看国子。又一次国子去看他,他在看一本气功书,看得十分认真,仍然没搭理国子。

国子应该是我们这一帮人中和全全走得最近的人,却因七妹断交了。

后来,我们相继恋爱结婚,而全全却始终没处上一个女朋友。当我们的孩子四处乱跳,争着电视遥控器看动画片时,全全依然独身一人。

据说全全后来有过一次闪婚,闪电结婚,闪电离婚,前后不足三个月。这事是国子告诉我们的。

全全独占了单身楼一间屋作新房,他上班,女人做饭。那天全全下班,看见饭没做,桌上一堆吃后的零食垃圾,屋子凌乱,就生了气。没想又闻到一股臭味,发现一块肉,在冰箱上已变质。众人皆知全全很节约,这无疑火上浇油。据楼下过路的人证实,当时看见三楼一窗洞扔下一口箱子,在空中张开飞扑到垃圾堆上,接着是鞋子、衣服、内衣,随后是带衣架的衣服,接二连三地从窗子里飘洒出来。一阵密集的飘洒后,隔会一件,隔会再一件……终于没了。

据说有人为了观看这个过程,望失颈脖子,酸痛了很久。全全的女人第二天来过,但是全全却换了门锁,走后的女人就没再回来。十来天后,全全去复印店里做了几十张寻人启示,四处张贴。

国子讲得生动。我们感觉全全对女人狠了点,都叹息。把女人赶跑,为什么又要贴寻人启示?我们疑惑不解。

全全和国子因为七妹的事断交后,也几乎和我们断交了。国子讲了他闪婚的事,又激发起我们对他的关注。在一次他人的婚宴上,我们碰上久未见面的七妹。她带着孩子,看上去比以前更成熟、更丰满。七妹和我们有一段对话,让我们对全全有一些了解。

全全踢翻你那锅的事情还记得吧?

记得,咋记不得?后来和国子谈朋友,国子说他是有意踢锅,想和我套近乎。

你说他有意踢你锅?为什么当时我们要撮合你和他,他却不答应?

七妹开心地笑了。说,他就是那种死心眼,脑子转不过弯的人。我和国子谈朋友时,他说国子是小人。后来我谈一次朋友,他就要去调查别人一番。我结婚,他和我堵气,也找了个人结婚。他离婚的时候,还把寻人启示贴到了我家门口。你们说他这算什么事儿?

寻人启示贴在你家门口,上面写什么了?

不说那些也罢!我给他说明了,我们只能是兄妹关系。他不信,他说他要等我离婚。这不是咒我?你们说他这算哪门子事?

我们确实回答不出这算哪门子事。当年全全在街上骂女人着装不成体统时,我们也是这个表情。现在更让我们搞不清楚的是,全全当年踢锅是真还是假?

走进峨城竹海

□韩加贵(宣汉县)

弯弯拐拐的槐花香带路
颠颠簸簸的笑声缓缓前行
喇叭声在山顶上把我们卸下来
我一把没把太阳抓住
掉进了深深的峨城竹海

楠竹生了许多小宝宝
它拒绝陌生人的拥抱

阳光在竹海撒开一张网
鸟鸣呀　花香呀
还有南来北往的风呀
全在红绿色的网上跳跃

我的目光爬上竹竿
直摸到了白云
好奇心追赶新景
弯来拐去
竟找不到海的出口

走　收获惊喜
停　整理感叹
担心记忆走丢了
忙请快门一古脑儿带回家

渠江春水　(戴连渠　摄)

父亲的小黑板

□谯义三(宣汉县)

回到老家,一眼就能看到离前门不远处很显眼的墙壁上挂着一块小黑板。那是父亲专用的。

父亲每天用粉笔在小黑板上写下当天的日子:星期几、公历和农历各是几月几日,让看的人一目了然。在没有日历的年代,父亲那块小黑板还真的功不可没,为我们家和乡邻们提供了方便,也记下了山里人曾经走过的岁月。

前年春节时,我特地买了一幅以山水画为背景的挂历,就挂在父亲挂小黑板的地方,并将小黑板放到了角落里,心想小黑板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,该退出人们的视野了。

父亲看在眼里,没有作声,我以为他会感到高兴的。但没想到等我隔些时候回到老家时,一眼又看到了那块小黑板,它依旧高挂在挂历的上方。

漂亮的挂历上方再挂一块记载岁月的小黑板,既累赘,又很不雅观,我便将小黑板重新放到角落里。

父亲还是没做声,他只是默默地看着。

然而,今年春节回去,一进屋我又一次看见了挂在挂历上方的小黑板。我有些生气,便说父亲:一块小黑板真割舍不下?并再次将小黑板取下,很想甩到火塘里烧掉,但为了照顾父亲的情绪,我还是将它放在角落里。

父亲仍然没有言语上的任何表示,静静地看着我对小黑板发泄不满。我以为这样做后父亲不会再让小黑板抛头露面了。可是令我困惑不解的是这次回去,一进屋又看到小黑板依然挂在今年的新挂历上边。小黑板上是父亲工整的粉笔字,记着当天的日子。

我没再生气,也没动手取掉小黑板。

我认真琢磨过:父亲为啥对那块小黑板那样一往情深?

后来我终于明白了:父亲生性要强、固执,甚至刚愎自用,这就决定了他多年来很难听取和接受别人的意见,即便是亲朋好友的建议也很少听从过。

不过,父亲对小黑板的钟爱还有更深层的原因。父亲读过十年私塾,还教过半年私塾,又当过三十多年的农村基层干部,不仅对中国古代文化有较多的了解和吸收,而且写得一手好字,无论是毛笔字还是钢笔字,抑或是粉笔字都比好多中小学教师的"三笔"字过得硬。早年经常替别人写碑文、撰祭文、作对联。现在年纪大了,请的人少了,不免有些失落和寂寞。他将小黑板上的字写得一笔不苟,且每天都写,既是一种展示,也是一种自我安慰、自我欣赏。不过,父亲小黑板上的字似乎并没引起山乡人们多大的关注。有人如果想知道该哪天当场或哪家啥时办喜事,也只是看小黑板下面的挂历,而很少抬头看那块小黑板上的字。

人们冷落小黑板,更无知音欣赏小黑板上父亲的书法,而父亲却仍固执地将小黑板挂在新挂历的上方。

我为父亲惋惜,父亲不只读的书多,在山里还是个多才多艺的人:除字写得好外,新中国成立之初,还上台演过戏,也曾为乡邻们嫁女备办的箱柜上画过花草;还爱戏曲,即使现在看电视里的戏曲节目时,边看还情不自禁地跟着哼唱。以他的文化水平以及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之早,本应有比他现在高得多的地位和大得多的贡献,然而却一直是个辛苦的山里农民。未能充分展示自己的才能,父亲有憋闷,虽很少流露,但我深知他越到晚年,"夕阳无限好,只是近黄昏"的遗憾和悲哀越大。

西窗
不囿于地域　不推敲关系　不遗漏佳作
达州日报生活周刊
Email:dzrbshzk@sina.com